

养心殿长春书屋古玩墙的 起源和演变*

张淑娴

内容提要 随着《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进行，在长春书屋南墙发现了一堵独特的墙面，揭开了雍正及乾隆朝早期盛行的一种墙面装饰——“古玩墙”。这种绘制古玩图再制作成合牌样镶嵌在板壁上的装饰方式，因采用了西方的立体绘制，造成古玩悬挂于墙上的视觉奇观，受到皇家和民间的喜爱，成为盛行一时的装饰方式。但古玩墙被覆盖的现状，表明这种装饰方式的短暂性。古玩墙装饰方式的产生，反映了受到西方立体绘画影响，中国装饰所发生的变革和尝试。

关键词 长春书屋 古玩片（古董片、古董合牌片）古玩图 古玩墙 壁瓶

2015年底故宫博物院开始实施《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对养心殿进行全面修缮和提升改造。相关工作人员在养心殿的长春书屋南墙发现了一堵别具一格的墙面，宝座床的南、北墙面各镶嵌一个满床的大镜子，南墙西半边墙面糊饰壁纸，透过破败不堪的壁纸隐约露出一些形状不同的凹槽。将破烂糟朽的墙纸揭下，惊奇地发现隔断墙为楠木制作的双层板墙，内层为平板，外层板上满开形状各异空槽，有瓶形、花瓣形、方形、圆形、椭圆形等，空槽的尺寸大小不等，其中一个方形的槽长31.4厘米，高28.6厘米；瓶形的槽高51.2厘米，腹宽27.0厘米；花瓣形的槽宽35.5厘米，高31.5厘米等〔图一〕。

空槽的形状与各类器物相似，造型为瓶者则挖出了圈足及瓶口处的蒜头形状，槽的大小亦与实际器物相当，很像是将实体器物镶嵌在墙上。然而，槽面至后层板壁的厚度仅为3.7厘米，且背板是平的，没有弧度，立体器物是无法固定的。如果是悬挂背面为平面的壁瓶之类的器物又没有必要开槽。这一发现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联想到文学作品《红楼梦》中一段怡红院室内墙壁装饰的描述：“满墙满壁，皆系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诸如琴、剑、悬瓶、桌屏之类，虽悬于壁，却都是与壁相平的。”^{〔1〕}器物悬于壁上为何要开槽？又怎能与壁相平？这与长春书屋布满空槽的板壁有没有关联？《红楼梦》毕竟是文学作品，不能作为现实物质文化的确切证据。笔者带着这些疑问查阅雍正乾隆时期的造办处档案，发现不少

* 本文系故宫博物院《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号51508377)”资助成果。

〔1〕 曹雪芹等：《红楼梦》页23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图一〕长春书屋南墙



资料记载制作书格、板壁时镶嵌“古董片”“古玩片”，又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雍正“古玩图”上见到画满古玩的屏风画，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与养心殿三希堂的壁瓶装饰又是否存在着18世纪皇宫建筑墙面装饰的流变关系？笔者将在下文中根据档案记载、文物遗存，探究“古玩墙”的装饰手法以及它的演变途径。

一 档案所见“古玩片”装饰

据雍正和乾隆时期的造办处档案记载，宫殿里有在书格、板墙上使用“古玩片”（亦称“古董合牌片”“古董片”“古玩画片”）作为室内装修及家具的装饰，以下摘录几条以示说明。

雍正三年，漆作，六月十九日，员外郎海望奉旨：尔做书格一架，先做样呈览。钦此。于本月二十二日，做得合牌书格样一件，员外郎海望呈览。奉旨：此书格做杉木胎外用漆做，前面安玻璃片，格内着郎石（世）宁画各式陈设物件，背面画书格，顶上壁子按柱中安书格，后面依壁子平。尔等将书格上用的玻璃与保德商议妥当再做。钦此。于八月二十二日做得杉木胎退光漆书格一件，内安画各样陈设片，背面画假书，员外郎海望呈进讫。^{〔1〕}

雍正四年，裱作附画作刻字作，四月初四日，郎中保德说总管太监李德传旨：着竹子院书格上画各样假古董片，两面俱画透的。钦此。于七年八月十一日，画得各样假古董片二百三十片，郎中海望呈进讫。^{〔2〕}

雍正六年，画作，六月二十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五月十九日画得新添房内平头案样一张，撬头案样一张，郎中海望呈览。奉旨：准平头案式样一张，着郎石宁放大样画西洋画，其案上陈设古董八件，画完剃下来用合牌托平，若不能平用铜片掐边。钦此。于八月初六日，画得西洋案画一张，并托合牌假古董画八件，郎中海望持进贴在西峰秀色屋内。讫。于十月十一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十月初十日郎中海望画得西峰秀色画案板墙背面荷花横披画一张，呈览。奉旨：不必用荷花，仍照前面画案好。钦此。于十一月二十日，画得西洋案画一张，郎中海望持进贴在西峰秀色画案板墙背面。讫。于十二月初七日，为本月初四日郎中海望、保德奉旨：西峰秀色屋内外面板墙上贴的平头画案上，何必安走槽古董？板墙满糊画绢上面画古董，其应留透眼处于搭色时酌量留透眼，板墙里面画案上的古董仍安走槽。钦此。于七年五月二十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以下简称《总汇》）第1册，页595，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总汇》第2册，页266。

日，西峰秀色屋内板墙上面满糊画绢上画古董画片完，郎中海望奏闻。奉旨：好。钦此。¹¹

雍正七年，库贮，六月初八日，郎中海望持出九州清晏东暖阁内御笔十思疏一张、山水画一张、书格上假古董画片六十六片。传旨：着收着。记此。¹²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催总吴花资来说，内大臣海望传：安宁官板房后开一门，再平台板房下亦开一门，门上贴画假古玩书格画。钦此。于二十九日画得假古玩书格画一张，催总吴花资持进贴讫。¹³

这些档案记载说明，雍正时期室内装饰用古玩片甚为流行，主要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直接在绢或纸上绘制古玩图贴在板面上；一种则是先绘制古玩图，再把古玩从画中“剥下来”，制作成合牌镶嵌。合牌片即是用元书纸、高丽纸等纸张层层粘合，做成较硬的板料，根据式样和大小裁剪成型，粘合成具有一定厚度的模型。古玩合牌片制成后在板壁或书格贴落相应的位置挖槽即“走槽”，将合牌片嵌在槽内，合牌片是平面的，因此与板壁等平，若不平则用铜片掐边固定。槽一般是通透的，即两面“俱画透的”，镶嵌古董合牌片填充于木板的两面，两面均可观赏。档案中记载的“假古董画片”“古董合牌画片”“古玩片”“陈设片”等，都是采用的在板面上挖槽嵌镶古玩画片的方法。

雍正年间出现的古玩片装饰手法在乾隆朝早期继续流行。记载如下：

乾隆三年三月如意馆，二十六日，员外郎常保来说，总管刘沧州传旨：照五福堂楼梯书榻现安古玩画片，令郎世宁徒弟戴正等画一分，得时安在万方安和床前面拉门书格上。钦此。于五月十五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将画得包绢古玩画片纸样一张，交总管刘沧州呈览。奉旨：照样准画。钦此。二十七日，总管刘沧州传旨：万字房绦尘心墙里榻子，着张维邦照五福堂画假古董画片。钦此。¹⁴

乾隆四年，三月如意馆，二十日，画画人戴正来说，三月十四日太监毛团传旨：慎修思永西洋戏台北床两傍书格顶上，着王幼学画水画古董片十片。钦此。于本月二十三日王幼学带颜料进内画讫。¹⁵

乾隆七年，如意馆，三月二十五日，副催总六十七持来司库郎正培押贴一件，内开为正月二十八日太监毛团传旨：方壶胜景大宝座隔内，着郎世宁酌量配画古玩起稿呈览。钦此。于三月二十四日，郎世宁起得古玩稿并做法应用轮簧木胎等处奏览。奉旨：准做各件应用轮簧处，俱着沙如玉做。再该做铜木胎等件，俱着造办处家内匠役进如意馆承做。钦此。¹⁶

11 《总汇》第3册，页305—306。

12 《总汇》第4册，页178—179。

13 《总汇》第5册，页742。

14 《总汇》第8册，页212。

15 《总汇》第9册，页168。

16 《总汇》第11册，页123。

乾隆八年，九月如意馆，初二日，副催总六十七持来司库郎正培、骑都尉巴尔党、催总花善押帖一件，内开为乾隆七年二月初五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坦坦荡荡仙楼上书格内着王幼学画古玩片三十片。钦此。^①

乾隆八年，九月如意馆，二十七日，……本月初四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常山峪表后书格一张，着王幼学酌量配合画古玩片，照汤山的做法，俱用木片、铅砣。钦此。^②

乾隆朝的古玩片与雍正朝一样，有绘制的古玩图片和制作的古玩合牌片，其古玩合牌片因用木片制做并衬以铅砣使之更厚实更具有质感。

雍正和乾隆时期的古玩片是郎世宁等西洋画家或其弟子们所绘制，他们运用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法，绘制的古玩片立体逼真，光影凸现，镶嵌在板壁上，虽与板壁相平，却带来满墙悬挂着古董的凹凸错觉。

这两朝造办处档案中所记载的古玩合牌样嵌入板壁中的装修手法，与曹雪芹《红楼梦》里所描述的：看似悬于墙壁上的瓶炉琴剑等物“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却都是与壁相平的”正好相符，应该是当时新出现的室内墙面装饰方式，无怪时人看后会发出“好精致想头，难为怎么想来”的感慨。

二 大维德基金会所藏“古玩图”卷

造办处档案的记载和小说的描述虽然详细、生动，但是仍令人难以想象古玩片装饰具体呈现出来的效果。

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的收藏中，编号PDF,X.01的是一幅“古玩图”手卷[图二]，手卷纵62.5厘米，横2000厘米。手卷绘制了近250件从新石器时代到雍正年间精选的不同时期、不同材质、不同大小的陶瓷、玉器、青铜器和其他类古物，大部分古物都有定制的木质、糊锦、染色象牙或其他材料底托。卷首标签题“古玩图”“雍正六年(1728)”“卷六”字样。

类似的手卷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也有收藏，签题“雍正七年”和“卷八”“下”。

据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中记载，雍正八年绘制了一幅“古玩图”手卷：“六月十五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十三日太监刘希文、王守贵传旨：着画西洋画人来圆明园画古玩，不必着郎士宁来。钦此。于七月初一日，画得绢古玩册页二册。内务府总管海望呈览。奉旨：不必用绢画，用纸画手卷。钦此。”^③

这些材料表明“古玩图”是雍正时期绘制的一个系列手卷，共有多少卷，绘制了多少器物，目前尚不清楚。它们是由清宫内的西洋画师或画西洋画的画师运用欧洲绘画技巧如阴影和透视，采用各色彩料按照清宫收藏的真实器物精心绘制而成，立体感很强。

大维德基金会藏“古玩图”卷尾绘有皇帝的宝座、屏风[图三]，屏风共五扇，扇面糊锦画绢上绘满了

① 《总汇》第11册，页386。

② 《总汇》第11册，页388。

③ 《总汇》第4册，页552。

古玩图。屏风上绘制的古玩与“古玩图”中的其他古玩一样都带有底座衬托。由于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古玩图”本身就是一幅画作，其屏风上的古玩图是贴落，还是制作成古董合牌片镶嵌在屏风上，我们并不清楚，不过它展示了满墙满壁皆是古玩器物的视觉形象。

三 养心殿长春书屋古玩墙及其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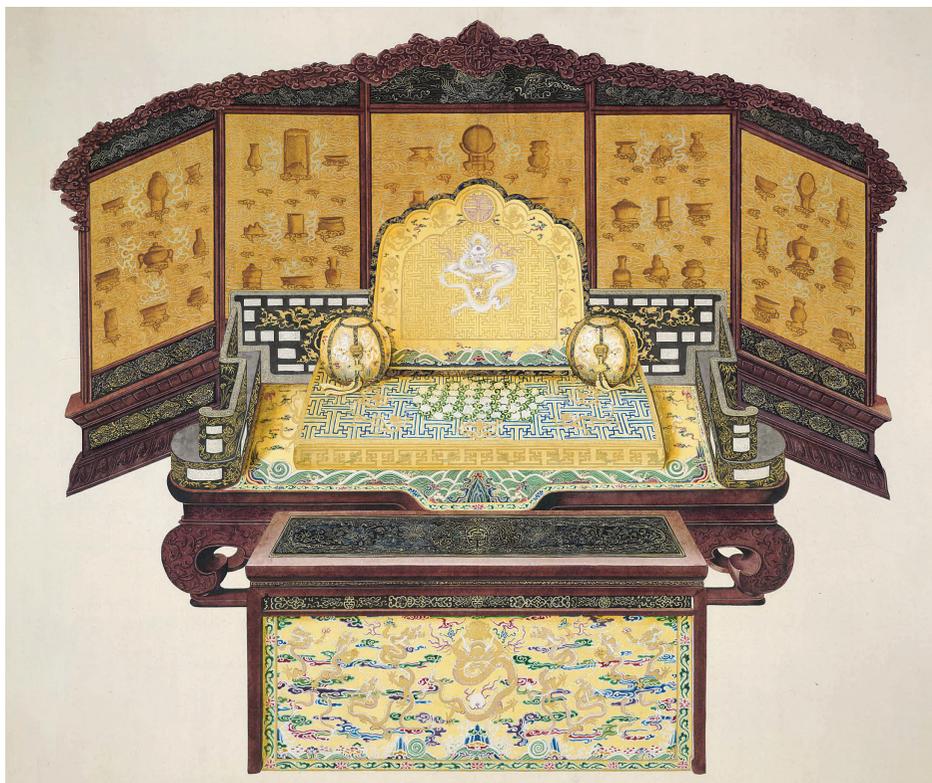
档案记载、雍正朝“古玩图”手卷以及《红楼梦》中墙壁装饰的描写，都证实了在雍正乾隆时期建筑中存在着古玩墙这样一种装修艺术，然而以往从未发现实物遗存。正是《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实施，使得长久被覆盖的长春书屋板壁镶嵌艺术展示在人们视野中。

长春书屋南墙是双层楠木板墙，内层板墙下部为裙板，上部板壁上开满通透的槽，正符合档案中的“走槽”。每个空槽中依形状大小不同各挖榫眼若干且内外对称〔图四〕，榫眼外包有铜片，正是档案中记载的用铜片掐边，这样既能固定古玩合牌片，又可遮住榫眼

〔图二〕大维德基金会所藏《古玩图》



〔图三〕《古玩图》之屏风宝座



〔图四〕古玩槽榫眼



〔图五〕古玩掐边铜片



〔图五〕。内外榫眼也符合“两面俱透的”记载，古玩合牌片镶嵌在板壁中两面都可以观看。板壁上残留了零星的锦纹壁纸，原状可能正如大维德基金会“古玩图”中屏风的古玩画的锦纹背景〔图六〕，空槽内也残留了壁纸。说明当年长春书屋南墙内层是一堵整面墙都布满各种凹

槽的板墙，先按照各种器物的实际大小、形状、纹饰绘制再做成合牌片，镶嵌在板墙的槽内，即今天所称古玩墙。长春书屋南墙与雍正六年档案记载的西峰秀色的古玩墙一样，双层板墙，一面走槽嵌古玩片，一面平板贴画。

长春书屋用以镶嵌在这些空槽中的古玩片，仔细分析应该是用纸片制作的，而非乾隆后来所使用的木片。因为，有些凹槽内加钉了木条，是为了裱糊时保证墙纸的平整，而木片有一定的硬度，外面糊壁纸的时候没有必要将它拆去，另钉木条〔图七〕；此外，如果木片插入槽的榫眼中的材质为木榫，拆除的时候很费劲，一定会将掐边的铜片一并拆掉，而目前长春书屋大多数的铜片完好地保留在原处。因此古玩片一定是用纸板制作的，年久失修，破烂不堪，覆盖的时候能很轻易就将它们拆掉了。

根据形状推断凹槽内镶嵌的古玩片，有蒜头瓶、琮式瓶、方盒或书匣，还有圆形的玉环、玉璧或圆盘等，花形空槽镶嵌的可能是玉雕玩器，形状各异的器物造型增添了墙面的活泼性和装饰性。

长春书屋古玩墙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它是目前为止紫禁城内所发现的唯一一处内嵌古玩片的板墙，具有唯一性的特点；第二，它的发现证实了文献中所记载的古玩片装修方法的存在，它保留的现状完全符合档案记载的制作方法。第三，古玩墙被覆盖的现状，表明这种装修方法的短暂性，以及其最终被抛弃的现象，它不像通景线法画那样受到帝王们的普遍喜爱，一直被沿用至清末。第四，长春书屋古玩墙的发现也提醒研究者，皇宫建筑的内檐装修是否也受到西方室内墙面镶嵌器物装饰风格的影响，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

四 长春书屋古玩墙存世时间分析

养心殿，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六年。养心殿在雍正和乾隆时期经过多次内部修改和装修，长春书屋古玩墙的制作年代分析则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养心殿自雍正朝开始正式作为勤政燕寝之所，雍正时期的档案记载，西暖阁曾供奉斗坛^{〔1〕}，档案记载未见有仙楼。乾隆皇帝登基后，乾隆元年即将西暖阁原有宝座床张陈设全部拆除，下旨装修仙楼。档

〔1〕 《总汇》第4册，页381—382；第4册，页393；第4册，页627等。

案记载的曲尺形仙楼，楼下明间、东间和西寝宫与现存仙楼的格局基本相同，仙楼的装修、长春书屋做红蝠流云边匾〔图八〕，和装置圆光门、圆光门内抽屉床以及拉钟线〔图九〕等遗存现都保留着，说明乾隆元年建造的仙楼格局已基本定型^{〔1〕}。

长春书屋的古玩墙位于分隔养心殿西暖阁前后两部分的隔断墙北面，上下两层即仙楼的下层墙。中国古建筑室内

内隔断虽不承重，可随意拆卸，然而由于长春书屋古玩墙起到分隔前后、承接上下的作用，一经搭建就不会轻易拆卸，从空槽内钉的木条糊纸来看，也能说明这点。乾隆元年养心殿西暖阁改造之后，又进行了几次重新装修，乾隆十一年、十三年、三十八年，西暖阁长春书屋装修时内部有所改动，但南墙未见改动记载^{〔2〕}。由此推测，长春书屋现存南边楠木古玩墙应该是乾隆元年装修仙楼时制作的。

现存古玩墙西部裱糊墙纸，东部炕的南边装饰着镜子，东半边古玩槽还被压在了镜子下面，长春书屋的古玩墙是何时被覆盖的？

乾隆十三年重新装修长春书屋的时候，这堵古玩墙应该不会被覆盖，因为与长春书屋一墙之隔南面的三希堂重新装修时，三希堂的西墙绘制了一幅通景画^{〔3〕}。通景画描绘的是一幅室内小景，画上的坎

〔图六〕锦纹壁纸残留



〔图七〕长春书屋古玩墙——木条及镜下



〔图八〕“长春书屋”匾额



〔图九〕西暖阁拉钟线



〔1〕 《总汇》第7册，页89—102。

〔2〕 《总汇》第36册，页616—617。

〔3〕 “乾隆十四年，如意馆，四月二十八日，副催总持来司库郎正培、瑞保押帖一件，内开为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养心殿西暖阁向东门内西墙上通景油画，着另画通景水画，两傍照三希堂真坎窗样各配画坎窗四扇，中间画对子一副，挂玻璃吊屏一件，下配画案一张，案上画古玩。画样呈览，准时再画。其油画有用处用。钦此。本日，王幼学画得水画纸样一张。太监王紫云持去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款式照样准画，对子画骚青地泥金字，墙上颜色、顶棚颜色一样。钦此。于本月十一日，郎正培等奉旨：通景画案下，着郎世宁添画鱼缸，缸内画金鱼。钦此。于本月十六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将中间玻璃吊屏内衬骚青地，着郎世宁画水画，骚青对子上亦照玻璃，其玻璃着造办处选好的用。钦此。”“乾隆十四年，如意馆，三月二十九日，副催总佛保持来司库郎正培、瑞保押帖一件，内开为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将养心殿西暖阁通景画案上古玩内衬铜片。钦此。于三月初十日衬得铜片讫。”《活计档》第16册，页588—589。《活计档》第16册，页586。

〔图十〕长春书屋落地罩及圆光门



窗、墙面、顶棚都是按照实际建筑的室内装修绘制的，与房间形成了通景的效果。通景画中间描绘了墙面装饰，上有对子一副，下配画案一张，案上画古玩，案下画鱼缸，缸内有金鱼。这幅画不仅与室内产生通景效果，更为奇特的是，画上对联安装了真的玻璃罩。这幅画中的古玩就是如上面所说的镶嵌古玩片的装饰手法。由此推测，至乾隆十四年古玩片装饰仍在流行。

而到了乾隆四十二年，据造办处档案该年四月二十九日条，六月初四日条记载，在养心殿^①长春书屋宝座床的两面板墙上安装了镜子，可以确定，至迟在乾隆四十二年，长春书屋的古玩墙彻底被覆盖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用古玩片镶嵌书格、屏风、板墙等的装饰方式是雍正朝及乾隆早期所流行的装饰手法。其具有制作简单、别出心裁、成本低廉的特点，不过也存在着不能经久的弱点，时间一长，绘制的古董合牌片容易退色、纸片脱落、破损，再者，尽管古玩片是西洋画家绘制的具有立体效果的画片，毕竟不是真实器物，真实感差。因此乾隆皇帝最终放弃了古玩片的装饰手法。

五 结语

养心殿长春书屋南墙凹槽的发现，向人们展现出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墙面装饰方式——古玩墙。这种装饰风格的流行与消失与西洋画在宫廷的传布和皇帝审美情趣的改变有关。

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到清宫，把西方绘画技艺带到宫廷，西方绘画的运用焦点透视，表现出富有凹凸感的逼真的视觉效果，引起中国人的好奇，传教士及他们的学生们在宫廷内绘制大量画卷。雍正时期，西方绘画技法运用于绘制古玩图手卷，将古玩图贴在书格、屏风等家具上；还绘制了一些与真实器物等大的古玩图，裁下后制作成“假古玩”镶嵌在书格、壁板上。“假古玩”采用了西方的立体绘制手法，造成古玩悬挂于墙上的神奇效果，它那种似画非画、似物非物的真真假假的视觉感受，欺骗了人们的眼睛，也引起了帝王对于魔幻般幻像的兴趣，受到皇家和民间的喜爱，成为盛行一时的装饰方法。乾隆早期延续了雍正时期的古玩墙的装修手法，并进一步发展，用木片取代纸片制作“古玩片”使之更厚实更具有质感，更贴近真品，在审美上也更向“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真”的美学接近。

然而古玩片也有容易退色，且纸片易脱落的缺点。再者，尽管古玩片是西洋画家绘制的具有立体效果的画片，即使再真切，毕竟与实物有差距，绘画所产生的错觉，只有在特定的角度才能观察到“立

① 《总汇》第40册，页806—807。

〔图十一〕三希堂挂瓶



〔图十二〕三希堂通景画



体”效果，这些看起来凸出墙面的绘画作品其实是利用微妙的透视原理，加上人们视觉之差而产生的“古玩”，初次见到的时候会产生惊奇的感受，多看几次之后这种视觉感受便会消失。因此乾隆皇帝逐渐对其失去了兴趣，遂放弃了这种装饰手法。

旧形式的消亡往往伴随着新事物的出现。古玩墙装饰消失之后，另一种新的墙面装饰方式出现了，就是用壁瓶装饰墙面。壁瓶虽早已出现，故宫博物院藏有“大明万历年制”青花壁瓶，在稍早的龙泉窑青瓷中也有同类器物，清宫烧制(挂瓶)壁瓶的记载，最早见于乾隆七年，乾隆七年之后壁瓶数量大增，制作瓷、珐琅、漆、金银等质地的各式壁瓶，并逐渐发展成满墙悬挂。乾隆三十年重新装修三希堂，景德镇为三希堂制作了“各式半圆磁瓶十四件”^{〔1〕}〔图十一〕，与此同时，三希堂西墙的古玩片通景画也被替换成了现存的金廷标等人绘制的通景画^{〔2〕}〔图十二〕，乾隆三十九年装修宁寿宫养性殿仿养心殿三希堂制作“磁半圆挂瓶”^{〔3〕}。壁瓶装饰形式受到乾隆皇帝的喜爱，取代了古玩片装饰。壁瓶，凸出于墙面，突破了平面的墙体，使得平面中出现了起伏凹凸的质感，再加上壁瓶可以随意换挂，灵活性强，色彩丰富，且经久耐用，为室内空间增加了变幻、绚丽的视觉享受，最终替代了古玩墙而成为一种新的墙面装饰。

从长春书屋古玩墙到三希堂壁瓶，揭示了清代室内一种墙面装饰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受到西方立体绘画影响下的中国装饰所发生的变革和尝试。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古建部〕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总汇》第29册，页713。

〔2〕 张淑娟：《从三希堂通景画看乾隆时期皇宫通景画的演变》，《故宫学刊》第十一辑，页205—224，故宫出版社，2014年。

〔3〕 《总汇》第37册，页447—448。